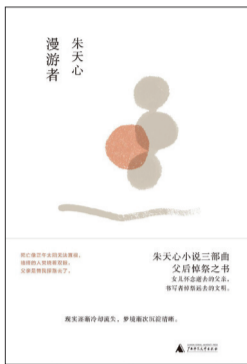


肉眼紧闭了,但灵魂的眼睛却睁开了

【文/潘飞】

书评

>>>



《漫游者》

作者：朱天心

出版社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明显,朱天心受到了爱伦·坡等前人的启示,但她笔下的死亡,并不苍凉,反而生就出一丝丝人间烟火气;死神的踪迹也烟消云散,这便是得益于朱天心偏偏把死亡暗合在阳间的世界里去写,造成了“人鬼并不殊途”的意境。追悼亡父,反而使朱天心保持着对生命的省察与觉悟,拓展出对自我疆域的认识,从而最终完成对死亡的超越,这便营造出另一番“死,而不亡”的希望所在。这让人不禁想起台湾电影《父后七日》中的两幅场景:小时候,父亲用单车载女儿回家;父亲的葬礼结束,两者对调位置,女儿把父亲的遗像挂在后座,那一幕,仿佛恰好例证着朱天心笔下的“漫游”二字——血缘生命体的对接、代际情感的追溯、无垠时光的奔逝……

通常来看,文学家们通过文字不外乎表达对于死亡的三种态度:第一,肯定死亡;第二,否定死亡;第三,超越死

亡。很明显,《漫游者》通过瑰丽而饱满的想象力,带着父亲的亡魂重游、复刻他的人生路,借此来启示我们生命形式是不朽的,所谓的“死亡”仿佛也只是暂时的,它最终将转化为另外一种存在,与茫茫天地同行。生即是死,死就是生,父女、朱父的“死”与朱天心的“生”之间形成默契十足的回环,“不以生生死,不以死死生,死生有待邪?皆有所一体”(庄子《知北游》)。也正如海德格尔所说:“死不是一个事件,而是一种须从生存论上加以领会的现象。”人是必死的存在,不妨说得更诗意点,人终归是向死而生的。或哀戚,或悲壮,总之,死亡成就了文学的核心审美和情趣。死亡之于文学家,正如蛋炒饭之于厨师,考验的都是简中见繁的真功夫。亡父之死,成就了朱天心,既让她跨越年代的鸿沟,对上代人陡增几许了解与敬意,更对生活之况味多有觉知和感怀,从《漫游者》可观之:向死而思,类似于向死而生,贯穿起了生与死之间的通途,特别是朱天心把死亡当起点来写,以“死”写“生”,把生的美好当作目标,展现的都是高级的笔意和笔法,无论如何铺陈死亡场景,抑或建构死亡意象,朱天心笔下的文字终极的着注是征服死亡的凛冽,反其道地歌颂生的快意。换言之,无论死亡何等荒凉、凄厉和恐怖,她都着力激励人们追寻一种生命的真实,死亡造成的天人相隔、生死殊途等悲苦和创伤被她换就了一番团圆、再生姿态。于是,书写,在它远离时间、空间和肉体世界之时,反而体现了生命的大美——死即生,死即美,死亡赋予了写作者以天眼,看到了横亘于幽明两界间的种种可能的图像。文学终究让死亡显影,而死亡,反过来,让文学愈发深刻。若读懂了黛玉临死时的种种表现,便可深刻地体悟出林妹妹的爱恨情仇,同理,读懂了《漫游者》里的呼唤和囁嚅,便可知:凡胎陨灭了,肉眼紧闭了,但灵魂的眼睛却睁开了。

文学是关于人的生命活动和生命意识的总体性的审美呈现,死亡,只不过是以前否定的形式去确证生的价值,死亡彰显的生命有限性,恰恰可以促进每个人探寻、规划和省察自身活着的意义——死亡虽是短暂肉体的终结,但往往又意味着精神的升华,直至永恒。村上春树、川端康成、渡边淳一等日本作家群体常借樱花、白雪意象之瞬美、易逝,创造出独特的“物哀美”。笔墨间,笼罩着挥之不去的死亡气息和幽玄的虚无感。传奇般的经历和独特复杂的遭遇,强化了海明威对生命的理解,人生后期的沉疴重病,更造就了他对死亡情结有着神经质般的敏感,因此,其作品中的人物时不时被死亡的阴影所笼罩着,但他们面对死亡的态度是平静的,所释放出来的那种大无畏以及从容,分明展现出海明威对死亡的理解和尊重——能以坦然心态,理智地接受死亡,并领悟其真谛,这是一种蔑视死亡、无畏死亡的硬汉精神。加西亚·马尔克斯的《百年孤独》展现了各种形态的“孤独”和形形色色的“死亡”,两者紧密相连——孤独必然导致死亡,孤独的过程就是死亡的过程,“孤独即死亡”。爱伦·坡将死亡意识揉进诗歌中,对生命加以形而上的沉思,在书写中将死亡意识与生命沉思融化成一种审美诗质,并通过诗句将死亡的场景寓言化,通过散文诗《沉默——一个传奇》和诗歌《海中之城》《不安的山谷》这些文本,印证了语言与死亡之间那天然不可割舍的联系。

濒死的体验以及死后的世界无从传递和保留,描摹起来也颇具难度,但死后之事和死后的感受终是可以被记载的,因此,悲悼惋惜者构成了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。朱天心就是通过《漫游者》的文学想象,重建与亡父中断了的生命关联和情感交流,如书名所示,悲恸和思念呈现无边无涯之势,漫漶于四野八荒。能把死之恐惧加以美化,写得如此散逸,必对人生保持着深邃的观望和透彻的觉知。很

卡尔维诺的观看之道

【文/林頔】

荐读

>>>



《收藏沙子的旅人》

作者：[意]伊塔洛·卡尔维诺
出版社：译林出版社

一沙一世界。旅人收集各处沙子,藏于瓶里,归置一室。湖泊河床、丘陵平原,它们的来处很难凭肉眼判断,似乎有许许多多的故事无从言说。“对于这个世界,沙子收藏记载的是漫长侵蚀后所剩的残留,是最后的物质,是对于世界繁杂、多样外表的否定。”伊塔洛·卡尔维诺如是说。

观展心得十篇,构成文集第一部分。这些展览包括16世纪的弗拉芒绘画、各式地图、怪物蜡像、字母表、社会新闻奇观、绳结,等等。有些异国情调,有些遥远的气息,也有些迷离与诡谲。举办展览者将自己的所见呈现给他人,作家凭借自己的经验进入特定的场景,或者以文字阐释他所得出的领悟。卡尔维诺本人的思想和识见与这些展品形成一个语境,“视沙为沙,视文字为文字”之时,我们在这个被风蚀的世界里,能够多大程度在沙中找到根基和范式呢?

文集第二部分名为“眼里的光芒”。卡尔维诺洞见物件隐藏的底层。他从罗兰·巴特的审美哲学出发,从佛罗伦萨观景

城堡的《蜉蝣》雕像里觉察时间与虚空,纵谈马里奥·普拉茨的个人文集《幕后的声音》和鲁杰罗·皮耶兰托尼的《眼睛与观念》。在《文字的城市》与《想象的城市》里,他将目光投向中世纪古城残留的铭文,在想象中重新构建前城市化以及早期城市的往昔图像。两两对应的行文,相互印鉴的思维,再次验证了卡尔维诺对城市的关怀与独特体验。

阅读也是一种观看。卡尔维诺的读书理念今次集中表现于第三部分“奇幻文学”。五篇文章在体裁上属于书评,从选择的样本和展开的论述而言,并不仅仅局限于个别的泛论,而是浸透了卡尔维诺一贯的偏好。写作是一个孤栖独立的行当,幸而当笔尖触及纸面,作家便获得了赋予现象以多重意义的透视能力。

文集最后部分名为“时间的形状”,包括卡尔维诺游日本、墨西哥、伊朗的十余篇随记。在局外人走马观花的视角里,卡尔维诺敏锐地捕捉新干线上的人情世故,东瀛庭院小中见大的韵味,木质寺庙的原朴与映山红叶的相得益彰,对自然风景的热爱,延展至他对墨西哥“图菜之树”的赞叹,以及他对伊朗琐罗亚斯特神庙“火中火”的思索。这些游记显示了空间上的位移,历史传承烙印的地理痕迹,让空间与时间交织,经由卡尔维诺看世界的复杂系统,似乎是跳出自我去观察,但更多的还是内在经验的心理外化,依靠知识素养高度凝练方能不断突破表象的界限。

文化、物质、幻想、冒险、异域和时间的变动以及卡尔维诺当时所处的现实的本质,这些串连了文集的主题。“所见之物”作为世界的组成部分来到我们面前,并且,它们无休止地发出提醒,存在着我们的双眼不能而且永远无法看到的东西。我们的观看之道,是怎样的呢?

新书

>>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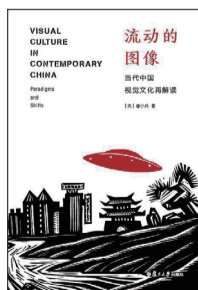


《八部半》

作者：黄昱宁

出版社：浙江文艺出版社

一部中国式的“黑镜”故事集:每个故事都起于一个诡诈的、疯狂的念头,都在捕捉人们在幻觉、执念和伤痛中编织的那光亮晶晶的生活和意义之网。



《流动的图像》

作者：[美]唐小兵

出版社：复旦大学出版社

当代中国视觉文化再解读。当代中国纷繁的艺术创新和视觉环境,蕴涵着怎样的历史经验和逻辑?“视觉文化”这个概念,能让我们看到什么?